



列傳卷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
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
辭毋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

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
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
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
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
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
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
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

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躡蹠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太康中蜀土荒饑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輅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詵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

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也。璿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又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

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月所觀，弥博所習，弥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

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
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
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
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
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
筆伸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
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
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

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
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
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
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
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
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
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勃一作敦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
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

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最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睢旣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卡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

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
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
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
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
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
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
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
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下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
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

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
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
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
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
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
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
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
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
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

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
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
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瑚
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
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
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
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

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
同峰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
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
斥退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
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徭薄歛
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
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
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
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塗未
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未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

晉書卷八十二 八及傳五十三
食沉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
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
當又令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
令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
復減損嚴爲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
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
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爲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
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
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
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

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
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
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
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
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
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
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
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
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

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
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
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
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
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
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况
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
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
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

陳川相繼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
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
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
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
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
後無繼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公博
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
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
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
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

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
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
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
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
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
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
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
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
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
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

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
有十數醉酒流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
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
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肯應以信順
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
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叅
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
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
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
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

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詩賦碑誄
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
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
學善言各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
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
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
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
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

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
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
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
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
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
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
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
千忽至衆皆惶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
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
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

貨部從事至部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
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
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恠鳥溫
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
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
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
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
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

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
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
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
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
堪逼以為諮議叅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
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
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

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
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
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
瑩丹揚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
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
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
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

勲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
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敦
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
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
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
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
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
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
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
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

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
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
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
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
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
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寶旣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
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
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

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徃徃有焉
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
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
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
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
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
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
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
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
群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

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會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于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

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卽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二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

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荅云世紀方未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

義乎此以綉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
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
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
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
在任職每處機要在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
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
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
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
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
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
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溫弟祕亦
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
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
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

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
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
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後
邁如此是時温覬覬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
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
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

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
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
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
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
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
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
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
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
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

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
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
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
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
荅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
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
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
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
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
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
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
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
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
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
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
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
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
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
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摠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亾于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亾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旣美而已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定彼必自繼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魯之授不賴於因籍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一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

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卽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

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
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
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
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
於帝王不嫌漢之繼周而不繼秦何至於一魏猶疑
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
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
猶未悟請於是止矣

子辟强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
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兗州辟從
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
書省增置省職轉負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
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
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
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
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
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
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

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
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
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勅廣撰集焉遷驍
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
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
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
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
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
乃更歔歔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
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
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旣沒班馬迭興
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
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
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
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
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

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
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
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
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
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運遭革命
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愿
雅才虞慙惇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
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列傳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謾所六反 髡苦昆反 鄴取私反 齧五結反 上貸他代反 下貸徒得反

償常亮反 旃諸然反 溥與普同 砮力灼反 剗音挈 矍音矍 相居縛反 撮

子括至音 摯音皆 斥昌石反 跌徒結反 訾即移反 爨七亂反 獫狁

險允二音 龕口含反 溥匹備反 耐罪乃代反 裸袒徒旱反 塵音主 鸛音然

瑩鳥定反 麟力珍反 碣渠列反 躊躇儔除二音 碌碌音碌 歔音害 歔

許既徒奚反 縻多旱反 流漣音連 惇都昆反

列傳卷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
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
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
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遠步君孝超卿
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
顛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顛旣過顧指和心曰此
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

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

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振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佑聖躬不遺其勲第

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喻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

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議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揔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

奏曰尚先劾姦賊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

夏公衛崇本由踈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頽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
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
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楊令中興建拜奉
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
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
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
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
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下敦軍
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
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

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
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
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
周旣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
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
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繼之誨誘
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
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
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
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

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
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
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
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
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
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
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
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
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
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
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
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
而况策名人臣而交媒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
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
之感楊朱與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
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
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
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噐者神制衆
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

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
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
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
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
於曾心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
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
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
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
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
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覬此又似是

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
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
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
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
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
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
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
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
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餽齎三日糧勝可
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

晉書卷之三
及傳五十三
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
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
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
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甚悼
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
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
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
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踈質山松好之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

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
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
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
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
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
由是俱渡江瓌爲丹楊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
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
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末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寧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末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末使歸順峻平封秣歸

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强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旣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

復出雋離群頗騫翥湛恨而不咎自中書令爲僕射
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材爲劉裕所知後爲
太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道

從弟灌

子績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
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道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
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
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
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

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
中有亾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道到
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
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
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
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道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
中書檄皆以委道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
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塹柵甚固難
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

火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
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道遂免頃之除
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
起閣道道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
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
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
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
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
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
奉上不以劬勞爲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

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
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
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
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
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官庫之壯
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
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
難漕揚越之粟北餽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
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
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

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
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
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
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
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
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
搢紳之秀疇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
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
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群
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
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
常道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噐道諫曰以宣
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噐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
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
糝之奠瓦噐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劔金鳥此
盖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
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
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
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道上疏諫曰臣尋史
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

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
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
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
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
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
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
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
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
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
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

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
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
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
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
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道又上疏曰臣
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
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
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
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
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

畧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青求已篤於
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
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
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
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
用闕畧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
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
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頤之求難以常思
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
定道又陳古義帝乃止道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
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
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群父曹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于道州辟
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
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
郎時謝奕爲尚書銓叙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
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
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
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
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爲祕書監尋復

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
以爲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
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
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
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
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
校尉殷顛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
之屈顛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
何至以死相脇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

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
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
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
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
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
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
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
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

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夜以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
譽桓温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
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
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
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
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内侯孝武帝
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
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
王混摘句時論禁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

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胤
以明堂之制旣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
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茨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
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
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
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
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
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王之
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
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

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殺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爲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

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旣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爲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爲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北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楊令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日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

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耻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旣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旣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

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
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
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
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
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
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
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
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
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
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

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玉網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鯁譽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耿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
常之舉殷顛拆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頽喪道績

剛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列傳第五十三

晉書八十三

吳氏西爽堂校梓

壬辰孟夏十日夕早祈雨遂獲甘霖雖滂沱未足而亢賜稍解閱及此卷書以識之



音義

蝨音喘反昌充 聒反丁含 白璇反似泉 媯反乃了 洙反市朱 媠私

反甑反子孕 滄音戶 負進漢書高紀云蕭何主進鄭氏曰

父遂與宣帝博數負進 秭歸孟康云上音 騫翥言反

顏云進勝也帝博而勝 下之 迨音由 塹柵上七 泮音判 賁返易音方義反徐

音覬反達位 精反平秘 沴反魯帝 曹武登反又 覬反几利 脇虛

反繖蘇早 誠謹反丁浪

晉書八十三 列傳五十三 三

列傳第五十四

晉書八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
譽清操過人自負木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
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
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
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
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
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

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
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
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
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
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
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
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琨
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
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
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

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交青冀
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交青二州刺史假
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
坦之乃彘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
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
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
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
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
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
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

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無言及時政輒厲聲色
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玉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
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
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
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
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
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
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
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
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閣叩扉欲矯遺詔

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
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
凶狡共相扇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
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
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
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
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

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
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
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
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
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
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
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
之以斜絹爲書內箭幹中合鐫漆之楷送於恭恭發
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
不赴盟今無連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

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
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玉璽書是深伏將軍也
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
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
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
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牢之曰事剋即
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
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
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
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

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
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
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
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
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卽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
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
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
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
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

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
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
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
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
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其神仙中人也
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
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
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
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
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聿斬湖浦尉及

錢強等恭庶子曇首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
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隆安
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
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
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
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尚之兄
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
事在恭子昭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尚

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
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
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
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
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
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
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
謝玄北鎮廣陵時符堅方盛太多募勁勇牢之與東

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
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叅軍領
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
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
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
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
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符堅遣其弟融及
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
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
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咸阻澗列陣牢之率叅

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
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
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
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
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南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
鄆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符堅
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
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
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
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不救

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
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
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符堅將張遇遣
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叅軍向欽之
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
之進平大山追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
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叅軍竺朗
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
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
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

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
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
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
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
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叅軍何
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
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
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
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
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

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
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
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
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
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
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
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浙恩懼逃
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
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

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叅軍劉裕討
之恩復入海垣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
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
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
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
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
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
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
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
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

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關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

之牢之自謂握強兵才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旣敗玄以牢之爲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叅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司馬

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
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
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
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歛牢之散歸丹徒桓玄
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
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
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
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
土而服之旣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旣吞矣我當復本

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
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符宏於湘中所在有
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
譙從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
喜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
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
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
蠻護軍安封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
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

晉書八十四人列傳卷五十四
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叅軍司馬道賜所
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
議叅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
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
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
請爲叅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
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
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

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
也當世大人旣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
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
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
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
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
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
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
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以歸之
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

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鴉惡鳥也食桑甚猶
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
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
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
舉父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
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
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
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
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

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
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
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
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
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
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
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
以分陝許之旣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
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
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

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父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

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捷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劔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劔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

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拊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

乃荅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

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粘落席

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指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

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叅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

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
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
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
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
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
充斥郊畿中外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
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
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
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
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玉恭雖敗已衆亦足

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
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適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
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
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
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入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
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
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
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
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玉恭求誅劉牢之譙玉尚
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

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力班師迴旆
祇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議誠
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內外寧
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
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
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
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邁等水軍七
千至江西口玄使郭佺符宏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
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旣失巴陵之
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饑以胡麻爲廩仲

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
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
死於柞溪弟子道護叅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
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晉於
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
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
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
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
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晉書八十四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大常
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
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
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
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玉珣者猶恚恨
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
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
屯城固符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
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符堅將竇衝率
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

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
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
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
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
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
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
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
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
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
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

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入府斬閻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乘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

以駐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旣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銳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

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
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
弟思平從弟尚保攷敬俱逃於蠻劉裕起義始歸國
歷位州郡攷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
仲堪殺殷覬仲堪不從攷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
仲堪苦禁乃止及爲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
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佺期之舊也攷敬愈憤見於
辭色宗之叅軍劉千期於座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劔
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
楊氏遂滅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
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
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揚
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群采道睽
心異是曰亂階非開臣事

列傳第五十四終 晉書八十四 吳氏西爽堂校刻

音義

忱反氏林長反直亮珧反餘昭穰反所追輯反秦入鞅反於兩廠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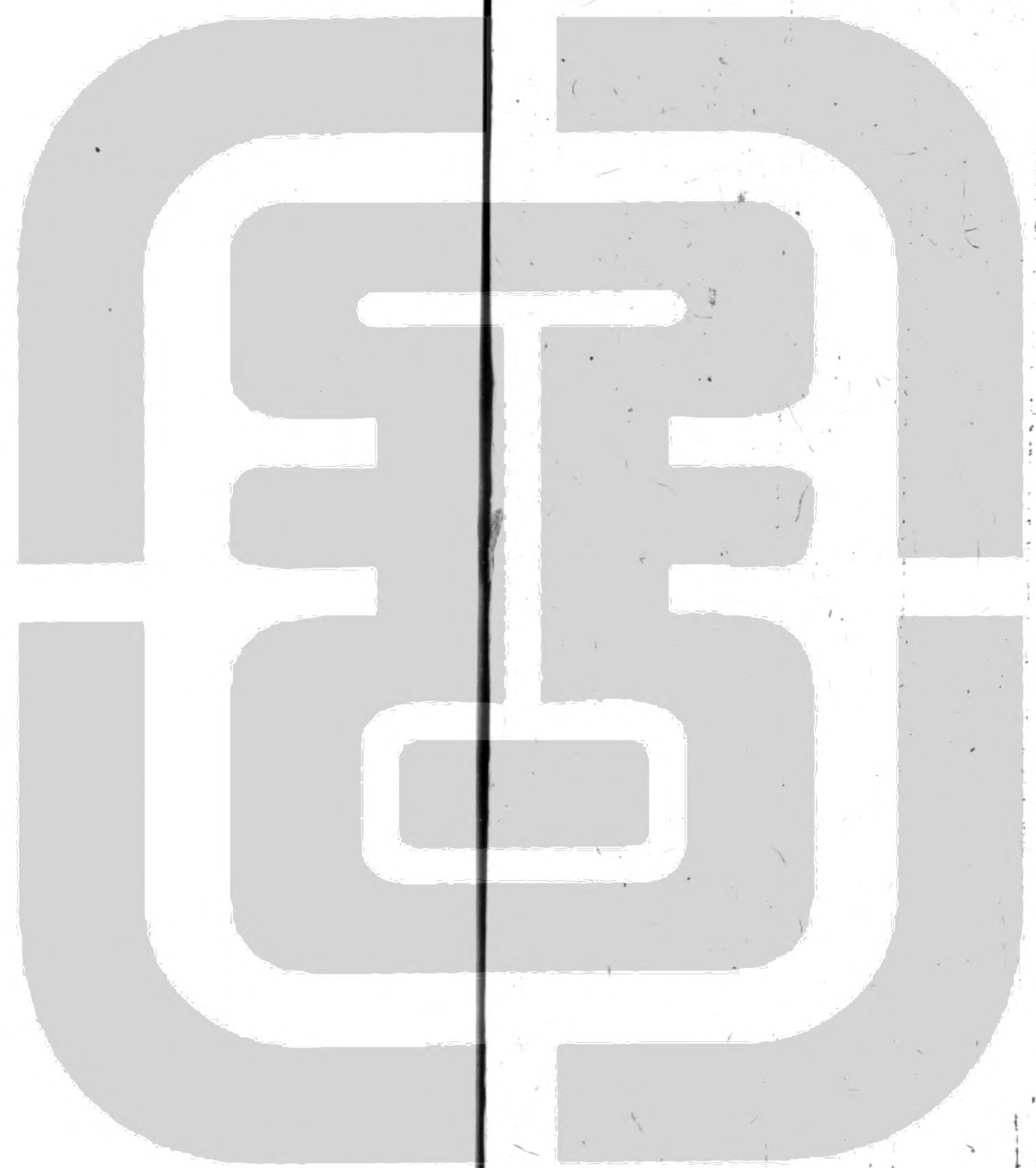
邏反盧箇斡反各旱合閣的鞞反傍礼鞞反韋鬼鬚反相俞

斃反昌兩盱反與之跳調音狡反古巧斲反丁角相呂音麿迷音鴉反

呼反驕甚反食稔捍反音翰歐音詈上一口反犍反上渠為反其偃

獠音老扞音翰柝音託湓反蒲奔適音聿軟反山洽鬱音柞反子各

在各反診反之忍獷反古猛餉反式亮剽反匹妙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oriented vertically.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and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